

幼年時代

郭沫若著

錫爵：

你我在童年時交了一輩，所給
你的印象，祇是個沒有“羞慚
愧”的，當以臨別時，特以這
贈，將此小書送你，作為唯一
的紀念禮物。

郭沫若

1933.8.11日。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RAQ80/05

975850

复旦大学图书馆

幼年時代

郭沫若著



光華書局印行

1933



FUDAN JP20000019784M 复旦图书馆

本書原名「我的幼年」，前以
上海特別市黨部命令指出本書
二十頁內中「段」及後話內之最
後二句詞句不妥，暫停發行，
茲本局特將以上二處刪去，並
改名為「幼年時代」，特此聲
明。

前 言

我的幼年¹是封建社會向資本制度轉換的
時代，

我現在把它從黑暗的石炭的坑底挖出土
來。

我不是想學 Augustin 和 Rousseau 要表
述甚麼懺悔，

我也不是想學 Goethe 和 Tolstoj 要描

寫甚麼天才。

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
個人，
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
時代。

12, XII, 1928.

第一篇

(1)

大渡河流入岷江處的西南岸，聳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鄉土志上是號稱為“海棠香國”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現在是已經滅了種了。

從嘉定的大西門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岸南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過流入大渡河的雅河（這大約是古書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離城七十五里路遠的一個市鎮，名叫沙

灣，那便是我的故鄉了。

沙灣的市面和大渡河兩岸的其他市鎮一樣，是一條直街。兩邊的人家有很高很闊的街簷，中間挾着一條僅備採光和洩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場期，鄉裏人負擔着自己的貨物到街上來販賣。平常是異常清靜的街面，到這時候兩邊的街簷便成為肩摩踵接的市場了。

場的西面橫亘着峨眉山的連山，東面流瀉着大渡河的流水，鄉裏人要用文雅的字眼來形容的時候總愛用“綏山毓秀沫水鍾靈”的幾句，綏山就是峨眉山，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鄉中的地理除掉這一山一水見於古代的文獻以外，沙灣場的本身是完全沒有古跡的。

場的北端有一個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壩，聽說那是舊沙灣場的廢墟。在一百幾十年的“老丙午”大渡河漲水把沙灣場沖沒了，後來才移到現在

的場所的。那沙洲上也還有幾家人家，有一座古廟名叫韓王廟，這所祀的韓王不知道是漢時的韓信，還是宋時的韓世忠。那在前大約是客省人的會館。

場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潔的茶溪從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寬的石橋。過橋不遠在山麓的傾斜中有一座明時開山的古寺名叫茶上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鄉賢嘉定人的安磐寫的，只這一點怕是沙灣場的唯一的名跡。

寺前有一道很簡單的石坊，剛好就像寺的山門一樣。標記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節孝坊”，但在鄉中是連姓林的人也都沒有的了。

儘管是沒有甚麼古跡名勝的沙灣，但牠整體的印象比較起鄰近的村鎮來，總是秀麗的，開朗的。這自然是因為街道整齊新穎，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較適宜的原故。

特別可以記述的是那清潔的茶溪。

那溪水從峨眉山的餘脈蜿蜒地流淌下來，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漸漸擴大了。橋的南端有好幾家磨坊，爲用水的關係在溪面上斜橫地砌了一道長堤，把溪水歸引到一個水糟裏去。因爲這樣堤內的溪水自然匯成一個深潭。水是十分清潔的，一切的游魚細石都歷歷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幾株很茂盛的榕樹掩覆着。

四川的區域本來離熱帶很遠，但隨處差不多都有榕樹，都有荔枝，聽說還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這真是奇異的現象。有香的，樹本的海棠我本沒有看見過，但聽說和這相類似的花木在廣東也有，那想來一定又是亞熱帶性的植物了。

在我們鄉下，榕樹每每是一二十圍的大木，一般人叫着“乳角”。這黃角樹每每愛寄生在別的大樹上，因爲發育的迅速，不兩年便要鬧到喧賓奪主

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爲自己身上的寄生樹一樣。因爲這樣的原故，鄉裏人總很嫌厭他。鄉裏人的迷信只要樹木一過於龐大了便要成精，每每要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兩三寸長的鐵釘，隔着小小的紅綠的三角布，拿去釘在人身上，以爲這樣病痛就會祓除的。像那容易膨脹的黃角，那當然是不免要多受祓釘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幾株大榕樹在身上當然也受了不少的這樣的祓釘的災難。這時于人雖然不免要給予一種陰慘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兒納涼垂釣，那是再清涼也沒有的。

大約就是因爲山水比較清秀的原故罷，一般的人文風尚對於鄰近的村鎮也覺稍有不同。

本是極偏僻的一個鄉村，當然不能夠要求它有多麼美的人文的表現，但那兒也有十來顆秀才

的頂戴，後來在最後一科還出過一位恩舉，這在鄰近各鄉是鳳毛麟角般的事體了。這位舉人可以說是時代悲劇的表現者，我在這兒不妨略略的把他的身世敘述一下。

這位舉人姓陳，他原來是一位貧寒的儒醫，在鄉上開了一爿小小的藥店。他年紀已經老了，接連下了好幾十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後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雖是恩舉，當然也是很光耀的事情，他穿起花衣補褂，四處拜客，大約得來的賀喜錢也是很不少的。

可憐這漁望了一生的舉人的頂戴，或者也可以說是漁望了一生的這一些賀喜錢，卻才是害人的毒藥。他中了不上半年，因為是舉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這位姑娘娶來不上三個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賀喜錢拐帶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鄉裏的人都爲這位陳老先生嘆息，說：“假使他不中這一個舉，不得這一筆賀喜錢，他總還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於遭這樣的慘戔罷。”

人的壽命在當時的人看來好像比名和利還要貴重的一樣，但事實上也並不見得是那樣。鄉裏人的主要營業是糟房茶店煙館，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尋，便把生命都置諸度外的嗎？他如越貨行劫的勾當尤其是鄉裏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視爲豪舉的行爲。

銅河沙灣——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們沙灣，差不多沒有不發生出這個聯想的。事實上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銅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銅河的土匪頭領又大多出在我們沙灣。我們沙灣的土匪頭領如徐大漢子，楊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兒，楊三花臉，都比我大

不上六七歲的人，我們在小時候還一同遊戲過的。

楊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邊上放風箏，楊三和尚也走來了。他已經是不敢十分公開行動的人，他走到我們旁邊來站了一會，但一翻身又在旁邊的一箇陷阱陷去了。他說“差人來了，請費心遮掩着”。我們朝遠方望去，果然看見來幾位差人，我們立在那陷阱旁邊若無其事的一樣一點也沒有移動，那差人們走近攏來不注意地又走過去了。

楊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打救徐大漢子的時候。徐大漢子也是我們場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的頭領。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籠子裏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楊三和尚領着他手下的兄弟趕去把他劫搶了回來，同時還殺死了一位陳把總。這件事真把鄉裏鬧得天翻地覆了，本來是人人視為畏途的銅河，更好像完全化爲了地獄，銅河裏的人都是

一些魔鬼一樣。

事情發生了以後開了好多糧子（當時稱兵爲糧子）到我們街上來，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都走來了，我們真是看了不少的熱鬧。但在我們小人們在以爲熱鬧好玩的時候，老年人一個個都是惡心吊胆食不下咽的。因爲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一來，他們便要勦滅我們沙灣場，說沙灣場一場的人都是窩匪。父母大老爺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這可不是好玩的事體了。

全街的斜糧們不知道告了多少饒，兩位青天大老爺才准許專抄楊三和尚的家。楊三和尚的家是在場上，就在我們的住家的斜對面。青天大老爺的天恩雖然已允許了專抄楊三和尚的住家，但他們的天腦真是聰明，他們要叫差人點起火來，就在燒毀那楊家的房子。這和燒毀全場依然沒有區別了，櫛比的街房中無論怎樣有靈的天火怎能只乾

脆地燒毀一家呢？爲這件事情當然又苦那十幾個的秀才的頂戴。他們朝衣朝冠的屢次求情，最後才辦到把房廡拆毀之後運往大渡河前去焚燒。一般的人說這是青天大老爺們的無限量的恩德，同時也增進了不少那十幾個亮錫頂子的光輝了。

就這樣費了不少的週折，在府縣到後的第三天上楊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燒起來。那時候的光景真可以說壯觀了。堂皇的一列三間一連三營的房子連拆帶燒整整費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邊上就好像火燒連營八百里一樣連燒了二十幾大堆。我們小人們不消說很愉快，老人們到這時候自然也要充分地發揮他們的幸災樂禍的殘忍性，高談他們正福善禍淫的老教條了，他們也是很愉快的。周家四季不出大門一步的女人們，四鄉附近的農夫也都走到河邊來看熱鬧；賣小食的，演戲法的，看相賣卜的，都麇集到火堆近旁來包攬生意；簡直

就給五月間辦王爺會的一樣了——我們鄉裏人說，五月裏王爺菩薩生，每年都要辦神會的，但這位王爺菩薩究竟是甚麼人，這兒爲致證家留着一個資料。

鄉裏人這樣的高興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免去了自己的災難，他們樂得來看肖神（鄉裏人說幸災樂禍爲“看肖神”，大約是十二肖神和人的禍福很有關係的原故），樂得來看青天大老爺們的天顏，並且也樂得暗暗地滿足了自己報仇的欲望。

鄉裏人的地方觀念是很嚴重的，別的省份是怎樣我不甚知道，在我們四川真是在大的一個封建社會！又包含着無數的小的封建社會。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遭過一次很大的屠殺，便是殺人在張獻忠的剿殺四川。四川人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這雖然不免有些誇大，但當時所遭屠殺的數量一定不小的。同時在那樣廣大

的地面空出許多吃飯的地方出來，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滿爲患的東南在當時一定有過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向西發展。現在的四川人在滿清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這些移民在那兒各個的構成出自己的團體，各省人有各省人獨特的祀神，獨特的會館，不怕已經經過了四百多年，這些地方觀念都還沒有打破，特別是原來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觀念。

楊姓是我們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們總覺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對於我們客籍總是遇事刁難的。我們那小小的沙灣，客籍人要佔百分之八十以上，長江流域以南的人好像各省都有，因此楊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鄉裏人的厭棄了。我們的祖先是從福建過來的，是福建汀州府寧化縣的人，聽說背着兩個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時代弄到不能不離開故鄉，當然是赤貧的人，這樣赤貧的人流落到